

## 初中记忆

□王建勇

我的初一上半学期，是在离家不到千米的江北慈城联勤中学就读的。校舍由一排坐北朝南的“知青”宿舍改造而成，前面为操场。

开学第一天，班主任彭老师介绍班干部，喊我名字时，见我犹豫着没站起来，他提高音量又喊了一次，我急忙红着脸站起来。

那时，学校每天早上先早自学，然后做广播体操。每天上午三节课，下午三节课，按部就班，课余时间我们就在操场上玩耍。记得教我们英语、政治、数学的老师都是“下放青年”（即：知青）。

记忆最深的是班上来自双顶山自然村的同学，他们上学途中，看到路边有蛇，会随手捕捉，然后把蛇放入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中，以增加家庭收入。

一次一位许同学因捕来的蛇有点大，上课时，蛇在课桌内发出声响。老师知道后，他只能拎着编织袋放在学校操场边的草丛中，待放学再带回去。

那时候，双顶山是乍山远近闻名的捕蛇村，村里有一些村民以捕蛇为生。班上双顶山同学捕蛇，应是受所居环境影响。

听他们说，越毒的蛇价格卖得越贵。想一想也让人揪心，幸好他们都没被蛇咬过。

若捕到蕲蛇，他们则会把活的蕲蛇，放入高度白酒坛中，制作成蕲蛇酒出售，这样可卖个好价钿。蕲蛇酒可是民间治伤良药。

初一下半学期，我们全校都搬迁到了位于今江北慈城黄山西南山麓的乍山中学。

教学楼是建在山坡上的，我们班教室在教学楼一楼最东端。下课时，我们会去山上，或玩耍，或看书，置身于松树林下。松涛散发出阵阵清香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学校不远处是姚江，斜对面是计家山。计家山不高，山脚下住着十多户人家。

听教我们历史的老师讲，计家山90%以上的人姓计，都是计然的后代，计家山则是计然的墓地。

计然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战略家、思想家和经济学家，计然与文种、范蠡为越王勾践运筹帷幄，常游于海泽。范蠡拜计然为师，计然授范蠡“贵流通”、“尚平均”、“戒滞停”等七策。范蠡辅佐越王勾践，用其五策而灭吴。这些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上有记载。范蠡叹曰：“计然之策，十用其五而得意。既以施国，吾欲施之家。”

计然博学多才，无所不通，尤擅长计算。班上就有两位来自计家山的计姓同学——计利娟、计雪珍，她俩在计算方面，

尤其是数学成绩，确实很好，当时，我想：她们数学成绩好，应该是受先祖计然遗传的吧。

今江北慈城黄山一带，是古时句章县治区域。离计家不远的王家坝，据考证，是宁波历史上最早的城市——句章。

句章城边的城山渡，则是我国最早的军商两用港。出生在北方的计然后来辗转来到宁波慈城一带，死后就葬在我们学校的斜对面，其后人为守护计然墓地在山下挖井、居住。

因计家山就在学校斜对面不远处，课后，我还特意去计家山走了一趟，并看了山脚下的那口“井”。

该“井”由一些长短不一、厚度不同的长方形条石砌成，在“井”的东南角还有下井取水的石阶。

据说这口井无论旱涝，常年水量充盈，不会干涸。计家世代用此井水饮用、祭祖，围绕此“井”居住、生活，意喻饮水不忘先祖。

去年，我去慈城，还特意去了计家山，看了那口井。现在此井四周已围了石栏，旁边设置了石碑，上书“计然井”三字，还有对计然的简要介绍。

当时，我们班有42个同学，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长相秀气、白净的女同学，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梳着两根及腰的长辫。

一次上语文课时，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，不认真上课，竟把她的长辫当“玩具”玩，玩着玩着，居然把她的长辫绑在椅背上。

没想到，我刚把她的长辫绑在椅背上，上课的彭老师叫她站起来回答问题，真是太“巧”了。

她刚想站起来，发现自己的长辫被我绑在椅背上，回头嗔了我一眼。我急忙解开，引得全班同学都忍不住大笑。老师见状也笑了，搞得我很不好意思。

事后我想，当初彭老师肯定看见我的“小动作”，才故意让她站起来回答问题。突然觉得，平时严肃、学识渊博的老师，原来也很“坏”，很“可爱”。

记得初二时，教数学的冯老师还让我出过学校的黑板报。当时我有点受宠若惊，但也有点担心，怕到时候字写得不好辜负老师的期望。

后来想，既然老师要我出黑板报，应该自己的字写得不烂吧？这样一想就坦然了许多。黑板报的内容，当然是老师给

我的。

黑板报在教学楼二楼走廊。因黑板报有点高，当时我是站在凳子上写黑板报的，引得一些同学围观。幸好围观人群中，没人说我字写得“烂”。

若说我的字写得不“烂”，得要感谢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彦老师，或许是受彦老师字体潜移默化影响。

彦老师上课时，在黑板上写的仿宋体，可谓功夫深厚，写得干净、利落、漂亮，是我们全班同学争相模仿、学习和崇拜的老师之一。

那时，我们的英语老师是龚老师。有一次上课，他把批好的英语试卷放在讲台上，然后说，这次英语考试大家都考得不错，其中一位同学还考了100分。他停顿一下接着说，因这次考试，我们班的试卷，上几天另一个班级已考过，两个班考试的试卷是一样的，所以我故意给他打了99分，并看了我一眼。

试卷发下来后，我一看自己分数是99分，但试卷上面全勾了钩，原来龚老师说的那位同学是我。

虽然自己根本不知道其它班级英语考试，更谈不上看过，清者自清吧，只能用以后的考试成绩来证明自己清白。

后来中考的时候自己英语成绩差点成为全校年级段第一，与英语成绩第一名的姚同学以一分之差，屈居第二。

那时候，学校的老师都是宁波本地人，上课也都说宁波话。巧的是我们班除了我叫“建勇”，还有“建荣”、“建云”两位同学，虽然三个人分别姓王、何、罗，但“勇”、“荣”、“云”，用宁波话发音，不仔细听都差不多，所以有时我们三个人上课不专心、“开小差”（即，注意力不集中），老师叫其中一个人回答问题时，往往我们三个人同时站起来，然后三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他，十分尴尬，直到有同学小声提醒，其他两个人才坐下来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初中的岁月自己有点可爱，有点不听话。

虽然，后来我们都面临升学考试，但感觉每个人的“心态”都很好，不像现在的学生都“压力山大”。

今天写下初中阶段的一些“记忆”，一切仿佛犹在昨天。

岁月匆匆，转瞬几十年过去了，时光的列车已经驶远，但留在记忆上空的云烟还在飘飞。

